

中医古籍训诂概论

王筑民 辛维莉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中医古籍训诂概论

王筑民 辛维莉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中医古籍训诂概论
王筑民 辛维莉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1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83-630-2/G · 624 定价：7.80 元

序

钱超尘

“训诂”是以解释古书字义为主的一门学问，它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训诂”也可以写作“训故”、“故训”、“诂训”。汉初毛亨给《诗经》作训诂，名其书为《毛诗故训传》。“毛传”以解释《诗经》的词义为主，同时也简明涉及《诗》义的阐发，从中可以看出训诂的重点所在。《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又《刘歆传》：“《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可见训诂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在我国传统语言学里，“训诂”包括在“小学”之中，“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说：“《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王筑民副教授与辛维莉同志撰著的《中医古籍训诂概论》一书，在继承我国优秀的训诂传统的基础上，以重要中医古籍的训诂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内容，探讨其方法，指陈其得失，示人以大法，从而在传统训诂学的领域里，开垦出一块新的学术园地，增添了新的学术成果。这对于从事古汉语研究、训诂学研究及中医文献研究者来说，都是颇有意义的、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研究训诂也像研究其他学术一样，需要对所研究对象的

历史、学术渊源、师承授受、重要论著，等等，也就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解得越深入越系统越好。清初音韵学家江永（公元 1681—1762 年）教导他的弟子戴东原（公元 1723—1777 年）说：“欲免俗儒需读史。”戴东原又把这句话告诉了他的弟子段玉裁。段氏三复其言，深受其益。有鉴于此，这本《中医古籍训诂概论》中，专有“训诂发展简史”一节，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训诂学的历史发展、重要的训诂学家及其著作，进行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论述。这对于读者掌握训诂学发展线索，学习与研究训诂学乃至文化史，都有极大的裨益。

《中医古籍训诂概论》在突出“中医古籍训诂”这个重点内容的同时，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了汉字与音韵的基础知识。在以研究训诂为中心的著作里，介绍汉字和音韵的基础知识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字义与字形、字音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训诂”与“文字”、“音韵”是密不可分的。段玉裁早就指出：文字之学、音韵之学、训诂之学三者虽各有重点，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又要三者兼顾，三者互求。他在《广雅疏证序》中指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根据训诂学之传统，遵循“训诂”、“文字”、“声音”三者互求之大法，在突出“训诂”这个中心内

容的同时，《中医古籍训诂概论》一书深入浅出地、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文字学、上古音和中古音的重要知识，这对于读者进一步地掌握训诂是十分必要的。我觉得，此书音韵一章写得繁简得当，要言不烦，同时还扼要地说明了如何运用音韵知识去解决训诂问题。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各位训诂大师无不重视“以声音通训诂”的重要原则。戴东原《六书音韵表序》说：“许叔重之论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训诂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意解以诬乱圣经，吾惧焉。”钱大昕为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所作的序言也指出：“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音韵学是比较难讲难懂的学问，要讲得通俗易懂，尤为不易。《中医古籍训诂概论》一书，鉴于音韵学对研究训诂至关重要，乃撰此章，并且基本上做到要言不繁、简明易懂。这与作者长期钻研音韵之学及执其枢要、得其肯綮、选精用宏、立足实用的学术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训诂之学在我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把训诂原理、训诂方法运用到中医古籍上，探讨中医古籍的训诂历史、训诂特点、训诂方法、词义特点，总结前贤训诂之经验，指陈古注之得失，却是一门十分年青的学问。乾嘉诸训诂大师对经书的训诂和校注基本上已经诠释殆尽，于是自咸丰、同治时起，不少经学家、训诂学家把精力转到子书上来，对子书加以笺注与训诂。医书在四部分类中属于子部。清代医籍训诂取得较大成就者，当推顾观光《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胡澍《素问校义》、俞曲园《内经辨言》、孙诒让《札

逐》中的《素问》校勘记若干条、于鬯《香草续校书》中的《素问》校勘记、沈祖绵《读素问臆断》等。在此时期之中，日本国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枢识》、丹波元坚的《素问绍识》、喜多村直宽的《素问札记》等，也对《素问》、《灵枢》进行了较详密的校勘与训诂。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日本的学者，大都是从“校勘”这个角度上研究训诂的，既嫌零散，亦无概括，而且仅仅局限在《素问》、《灵枢》这两部书中，因此根本没有形成“中医训诂学”这个学术分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虽然偶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中医古籍的训诂，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七、八十年之间，中医古籍的训诂是寂寞冷清的，没有出现高水平的论文和有力的专著。可以说，这一个时期，“中医古籍训诂”这块肥腴的学术园地，处于尚待开发之中。我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夏天，筑民同志从贵阳来到北京，我们促膝长谈，对中医古籍训诂形势的寂寞与冷清不胜感慨。我们彼此鼓励，决心携手向这块肥沃的学术园地进军。而且还提出读书规划，看哪些中医古籍，研究哪些训诂经典著作。我俩都很赞成俞曲园的这个观点：“若欲讨论声音训诂，则莫妙于先熟读高邮王氏《述闻》、《杂志》二书。门径既正，自能深入。苟徒读《说文》，恐九千余字，如满屋散钱，无收拾处也。”那时我们刚四十岁上下，精力旺盛，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着那次治学规划去读书写作的。我于1988年出版了《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一书，后来闻知挚友王筑民同志也写成了书稿《中医古籍训诂概论》。现在，又在他们教研室讲师辛维莉同志的协助下，对原稿作了全面的修订增补，使全书体制更趋完善，内容益见丰富。得悉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我实在兴奋不已。从1978年夏到现在，整整

15个年头过去了。筑民同志致力于中医古籍训诂的研究，读了大量中医古书，博览文史要籍，认真研读段（玉裁）、王（念孙、引之）训诂专著。方法既明，道路既正，于是从浩繁的中医古籍中选取训诂资料，逐条爬梳剔理，寻觅规律，指陈得失。这种执着坚定、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难得。而这种踏实的、不务虚名的精神，正是造就一个学者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代著名训诂学家、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训诂学教授陆宗达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弟子，毕生研究以《说文》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继承章（太炎）黄（侃）之学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与提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陆宗达先生从他切身的体会中看到，中医训诂学是一门颇有生命力的科学，值得花大力量进行研究。他认为，投入一分力量，就有一分收获；投入的力量越大，收获也就越多。他说：“我国的训诂学，是为解释古代文献的词义而设的。自清代汉学家使它脱离经学独立以后，它的实用范围便扩大了。整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典籍，训诂学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训诂学应用于中医典籍，正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体现自己的实用价值，并在其中促进自己的发展。”先生还说：“作为一个训诂工作者，我希望中医界有更多的人致力于中医训诂的研究，这不但可以进一步促进训诂学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医学的继承、发展与提高，也是必要的。”

王筑民、辛维莉同志这部《中医古籍训诂概论》的问世，使寂寞冷清的中医古籍训诂学园地增添了许多绚丽的春色；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也必将作出重要贡献。“草木知

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我相信，继此书之后，中医训诂学著作必将陆续推出。让我们去迎接百花斗艳的学术春天。

1993年8月15日
于北京中医学院

目 录

序	钱超尘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训诂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		(1)
一、什么是“训诂”		(1)
二、训诂与中医学的关系		(2)
第二节 训诂学研究的材料		(4)
一、训诂学研究的三种材料		(4)
二、训诂材料在扫除阅读障碍中的作用		(5)
第三节 训诂发展简史		(9)
一、萌芽时期		(9)
二、确立与发展时期		(10)
三、变革时期		(11)
四、中衰时期		(11)
五、鼎盛时期		(12)
第二章 古医籍训诂的文字学基础		(14)
第一节 汉字的特点		(14)
第二节 “六书”与部首		(17)
一、“六书”		(17)
二、部首		(30)
第三节 古今字和异体字		(32)
一、古今字		(32)
二、异体字		(35)

第三章 古医籍训诂的音韵学基础	(38)
第一节 音韵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38)
一、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38)
二、声母、韵母、声调	(39)
三、“双声”与“叠韵”	(41)
四、声纽和韵部	(43)
第二节 上古韵部	(46)
一、上古韵部系统	(47)
二、上古韵部的“对转”与“旁转”	(54)
第三节 上古声纽	(57)
一、上古声纽系统	(57)
二、上古各声纽之间的通转关系	(60)
第四节 中古声韵	(62)
一、《广韵》的韵部系统	(63)
二、《广韵》的声纽系统	(64)
三、“韵摄”与“等呼”	(69)
第五节 反切	(74)
一、反切以外的注音方法	(74)
二、反切的基本法则	(82)
第四章 古医籍训诂的内容或用途	(86)
第一节 释词	(86)
一、沟通古今异言、方俗殊语	(86)
二、确定多义字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特定含义	...	(87)
三、对字词所表事物或概念加以表述说明	(89)
四、揭示古今字、异体字、通借字、同源字（词）等语言文字现象，以阐明字词含义	(89)

第二节 析句	(91)
一、串讲句意	(91)
二、提示语言结构	(93)
三、说明修辞	(96)
四、分析句读	(98)
第三节 阐释医理	(102)
一、揭示命名由来	(102)
二、点明言外含义	(104)
三、推溯立论原委	(105)
第四节 校勘与注音	(107)
一、校勘	(107)
二、注音	(112)
第五章 字义词义的训释方法	(114)
第一节 以形索义	(114)
一、分析字形结构以探求、确定“本义”	(115)
二、弄清本义以掌握引申义和引申系统	(126)
第二节 因音求义	(133)
一、破通借	(134)
二、求语源	(151)
三、解决联绵词的“音转形变”问题	(165)
第三节 直陈词义	(171)
一、同义相训	(172)
二、相反为训	(174)
三、展转递训	(176)
四、确立界义	(178)
五、以共名释别名	(179)

六、以狭义释广义	(180)
七、描写说明	(181)
八、比拟事物	(181)
第六章 古籍旧注的名称和体式	(183)
第一节 旧注的名称	(183)
一、“传”、“诂”、“训”	(183)
二、“笺”和“注”	(186)
三、“释文”	(187)
四、“疏”	(188)
五、“集注”	(188)
第二节 旧注的体式	(189)
一、古籍旧注的一般体式	(189)
二、医籍旧注体式举例	(191)
第七章 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	(195)
第一节 单释语义的专著	(195)
一、《尔雅》	(195)
二、《广雅》和《广雅疏证》	(202)
三、《释名》	(206)
四、《方言》	(209)
五、《助字辨略》、《经传释词》、《词诠》、 《古书虚字集释》	(211)
六、《经籍纂诂》	(217)
七、《辞通》	(219)
第二节 音义兼注或形音义合释的专著	(220)
一、《经典释文》	(221)
二、《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	(222)

三、《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	(226)
四、《同源字典》	(229)
五、《辞源》、《辞海》	(230)
六、《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	(233)
第八章 训诂术语	(235)
第一节 常用训诂术语	(235)
一、某，某也；某者，某也	(235)
二、谓之；曰；为	(237)
三、谓	(238)
四、貌	(240)
五、犹	(241)
六、言	(243)
七、之言；之为言	(244)
八、读为；读曰	(245)
九、读若；读如	(246)
十、当为；当作	(247)
十一、浑言；析言	(248)
第二节 正确对待训诂术语	(250)
一、术语的特点与用途具有相对性	(250)
二、术语的使用古今有别	(251)
附录：	(253)
一、《素问》校释三种	(253)
1、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	(253)
2、俞樾《读书馀录·内经素问》	(271)
3、孙诒让《札瘥·素问王冰注》	(283)
二、反切改读举例	(289)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训诂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

一、什么是“训诂”？

所谓“训诂”，简单地说，就是解释语言的工作。说得具体一点，解决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问题，以期弄清其语义的工作，便是“训诂”。

同是汉语言文字，为什么还需要加以解释呢？以时间而言，社会历史在发展，语言文字也在发生变迁。以空间而言，不同的方言，彼此间存在着差异。从社会因素来看，名物殊称、雅俗各别、专业不同、观点歧异等，也造成了语言使用上的某些不同。于是，出现了语言文字上的隔阂，需要通过“训诂”，加以疏通。

近人黄侃先生说过：“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见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此话说明，训诂的确有“释古今异言，通方俗殊语”的功用，但其范围又并非止于此。可以说，为扫除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从而进行的“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工作，都属于“训诂”的范畴。而且，训诂的任务还有一条，

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就是要在语言文字的源流系统中去掌握语言、解释语言。

“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则把“训诂”当作研究的对象。这就是说，训诂学研究的是“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规律和方法，等等。

语言文字的源流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包含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如此等等。训诂所要解决的是语义问题，当然需要具备上述诸多方面的知识。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训诂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乃是词义、字义的源流系统。语言是“音”与“义”的结合体，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因此，探讨词义、字义的源流系统，离不开对汉语言文字“形—音—义”关系的研究。这些，又是训诂学研究的深层次的内容，也是研究训诂规律与方法的基础。

学习训诂学，有助于提高“读注”的能力，使我们对前人为古籍所作的注释有比较正确和深刻的理解，也能更有效地去使用解释词语方面的工具书。同时，通过对汉语言文字“形—音—义”关系的研究，对词义、字义源流系统的探讨，对训释规律和方法的总结，更能有助于解决阅读古籍时遇到的前人未曾解决的语义问题。

二、训诂与中医学的关系

华夏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民族。在有关自然科学的传统文化中，至今还既有科学史价值，又有广泛的实用价值的，当首推中医药学。为了发掘与提高中医药学，就一定要阅读、整理、研究中医药古籍，因而也就离不开“训诂”。

中医古籍的种类极多，数量极大。1961年中医研究院与

北京图书馆主持编写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录了当时全国 59 个图书馆和两位藏书家提供的中医药图书目录，合计共录有中医药文献 7661 种。据任应秋先生说，1978 年再度统计，当时中医药文献已超出一万种。（见任应秋《中医文献急待整理》一文，载《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26 日。）实际上，仅从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 1980 年编印的《中医图书目录》来看，“正编”部分即载录有 1976 年 6 月底为止馆藏的中医药文献 8406 种，“续编”又以 1979 年 6 月底为限，载录了增补的 628 种（新藏、原来漏编、子目分析等）；正、续编合计，共载录中医药文献 9034 种。这样丰富、宝贵的中医古籍遗产，亟待整理研究。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许多中医古籍都已出了注释语译本，何须再去翻阅古人的训诂或自己另作解释呢？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一方面，毕竟还有大量中医古籍没有注释语译本。另一方面，那些较好的注译本虽然很有参考价值，但往往各说不一，有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方能正确鉴别，决定弃取。在中医古籍中，还有不少非但今人未作注释，连前人的注解也是没有的；已作注释的古医籍里，也还有许多有待解释的问题。这些，就更要借助于训诂学所总结的解释语言的规律和方法，去加以解决了。

还应特别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大系统，中医药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医药学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中产生、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他领域（哲学、宗教、社会心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等），都会对中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产生深广的影响。因此，应当把中医药学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体系中、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